

◎非常记忆——



相念于江湖的编辑们

时间以同样的方式流经每个人，而每个人却以不同的方式度过时间。这话是川端康成说的。

在我生命的流逝中，其实没有多少闪电与惊雷，云卷云舒的慵懒之中，我如老家农人一样，几十年如一日在文字的田园里春种秋收，经历着二十四节气里天气的变化，四季更替中幽微情感的冷暖。

回忆大多是沐浴上一层古铜色的光芒。

我文字萌芽的最初田园，还是我所在城市的报纸副刊。那些年，县城里我爱慕的一个姑娘，成为我“鸿雁传书”的信使。每当我写完稿件，大多由她去报社投交到报社收发室，那时叫群工部，群工部一个姓冉的老编辑对来稿进行翔实登记编号，再一一派发到报纸的部门和编辑。我之所以委托这个姑娘去投稿，是担心邮局的速度太慢或者不小心遗落了稿件，再就是心里的怯懦。

这家报社是一座庭院深深的古旧小院，我有次悄悄进去走了一趟，见一排瓦舍小房的土瓦上苔藓漫漫，还落满了鸟粪，深秋的银杏树叶上可以看见阳光浸润过的清晰脉络，整个小院散发着报纸的墨香。我被这种气息深深陶醉，如饮老酒后的微醺。

我第一次去见这家报纸的副刊编辑，是腊月里的一天，年的味道已浓了，六层楼高的商场里人山人海，那是城里当年最高的楼房。我从小镇提着一篮子老家养殖户何大叔家的鹌鹑蛋去拜望神秘的编辑。那个副刊编辑坐在老藤椅上，正弓腰用笔与尺比画版面，与我庄稼人匍匐在稻田里的样子很相似。我嗫嚅着，诚惶诚恐地把鹌鹑蛋塞到那编辑桌下，编辑温和地笑着，眉眼清朗。临走前，编辑塞给我一叠蓝色的报社稿签，十八栏，每栏二十个字。我在这稿签上写作，笔尖在稿纸上摩擦出沙沙

沙的声音，如蚕在吞吃青翠的桑叶。

那天我出门时，遇到了中午下班的报社编辑，发现他们皮肤都很白，怀疑是不是长期坐在编辑部的日光灯下，被白炽灯光漂白了，还感觉他们的身体里，散发出一种故纸的沉香。

一周过后，我在小镇收到了一张报社汇寄的汇款单。我狂喜，以为是报社汇寄来的稿费。那些年，在纸上发表文章的兴奋，与高考生见到录取通知书的心情是差不多的。但汇款单上附言，是购买鹌鹑蛋的钱，并致以感谢，那钱远远高于市价了。

三十多年来，我已在这个国家的报刊上发表了数百万字，总感觉那些报刊都附着我的体温，编发我文字的那些编辑，是我文字生长的园丁。我怀着感恩，无数次在心里浮现那些编辑部里的灯光，在城市的灯海里，那是照亮我内心角落的一盏盏暖灯。

我依然是文艺百花园里一只籍籍无名飞不高的小鸟。在文字浩瀚的海洋里，这些发表我文字的报刊，或许很快就要成为纸浆。一张报纸一本杂志的前世今生，如这大地上的生命一样来来去去。去年秋天的一天，我到老城一家理发店理发，七十多岁的王大爷正在给老街满月的婴儿免费理胎发，就在那张油迹斑斑的凳子上，我发现了一张刊登我文章的旧报纸。心疼之中，我把那报纸轻轻放入怀中，我不想它这样在薄凉季节不知最终流落到何处，就让它在我的书房和那些藏书温暖地多相拥一阵子吧！

这些年来，我与一些报刊的编辑心心念念地交往着，其实大多是在纸上进行，一张纸里，有凝望，一张纸里，也有情义。但一张纸不是一床棉絮，它轻盈地托举着文字中的灵魂在宿命般地漫舞。作者与编辑之间，其实不用过多地套近与热乎，作者把文字交给编辑，其实已是一种郑重的托付。持续不断发表我文章的一张家乡报纸的副刊编辑，二十多年来只见过两三次面，见了面，也就是简短几句话，要说的话，都在文字里了，我们人生的留白，不要塞满了。有次在微信里，这个编辑说了一句话，秋凉了，记得多添衣。竟有一种家人般的暖流漫过心间。一个北方省会城市的副刊编辑，一辈子就从事着一个副刊编辑的清寂职业，在六十岁退休前夕，他用文字抒怀作为一个副刊人与作者交往

的情怀与职业体会：“我沉醉于那种半梦半醒、半甜半酸、半深半浅、半进半退的两情相悦，形而上的寄望注定胜过形而下的期许。海阔了，天空了，那是辽阔的阔，那是虚空的空。”

感谢岗位，一名女作者，成名了，名气大得不得了，场面上依旧叫我老师；一名男作者，成名了，名声响得不得了，见面时依旧叫我老师。从我这个老师身边走出去的作者，以千计，以万计，隐现于生活的各个角落，乐仁者之山乐智者之水，忽然一个身影、一个笑脸、一个问候、一个祝福，如风如花如雪如月，滋育着我的生命，多么不肯老去！”有天在他的微信朋友圈里，我看到这个编辑在报社食堂打的退休前的最后一顿午餐，我做了一个抱拳作揖的动作。山水迢迢，感觉那一刻的一颗心，已飞越了万水千山，抵达那个有熏肉大饼血肉肠血衣豆沙美食、春日里有半江瑟瑟半江红湖水冬天有雾凇的苍茫大城。

还有南方的一座海边之城，这家报纸连续三年给我开设个人专栏，编辑与我，至今只通过一次电话，她也不发朋友圈，我连给她点个赞的机会也没有。但我在墙上悬挂的地图上，曾经用指头摩挲过那座城市的名字，在梦里听见过那座城市海边传来的潮声轰鸣。

我与编辑们的交往，在文字中汇成了生命浩渺江湖的一部分，他们的面容，也成为我念想的一部分。

文/李 晓

◎人生絮语



最后的微笑

四季更迭，西风吹瘦了岁月。站在暮秋的园中，迎着斜阳的余晖，看落叶纷纷扰扰，像一只只蝴蝶，在天空中快乐飞舞，时不时还变换一下舞姿。

踏着满园的金黄，软软的，柔柔的，淡淡的飘落在心灵最柔软的角落。凝视着秋风中片片落叶，仿佛听到了落叶心碎的声音。轻轻拾起脚边这枚小小的刚从母体脱落的叶片，细

细端详着，抚摸着，一股生生不息的生命力透过指尖，传递在心里。

蓦然，平静的心不由得掠过一丝伤感和敬重。这小小的叶子竟蕴含着如此生机，它的落下是为了完成这一季的使命，静静地飘落，静静地落入重生的泥土里，孕育着下一场的春暖花开。远处枝头上稀疏的黄叶在微微颤抖，带着对树的眷恋，它们回望着，飘逸着，犹如一个个精灵，悄悄地扑进母亲的怀抱安然入睡。

微风拂过，吹乱了我的长发，摇曳之际，我了然，秋叶上承载的原来是父亲的灵魂啊。凝望着在秋风萧瑟中站立着经年风霜斑驳的大树，清泪溪流，心中涌出隐隐的痛。摸着粗糙的枝干，如同父亲皲裂而苍老的双手。那双手渐渐地冰冷了，我不停地揉啊，搓啊，终于又有了温度，我含着泪笑着，父亲努力地睁开眼睛，看着床前每一张面孔，又缓缓地闭上。我仍旧握着父亲的手，暖暖的，就像小时候他暖我手的时候。

父亲走的时候，明亮的天空忽然阴沉下来，紧接着下起了细雨，细雨淅淅沥沥地飘落着，缠缠绵绵、细细柔柔，一丝丝地滴落在这静着的片片秋叶上，冰冷的空气里，流淌着温暖的泪水，只有父亲爬满脸颊的层层密密交织皱纹的脸上洋溢着笑容。黑，渐渐布满天空，一颗流星挣破夜幕在夜空中划落，只留下一道长长的光影。

我独坐在园中木椅，那里还有父亲的气息。天气晴好时，他会和老人们在一起聊天，只是能来的老人越来越少了。他一人的时候，总是喜欢将双手扶在拐杖顶端愁着下巴，静静地看着过往的路人，听着岳飞传，听着牛郎织女。坐累了便靠在椅背上，闭目养神。我接他时，便会嬉笑道，眼睛太小，不知道是睁着呢还是闭着呢，还多次任性，就怪你，眼睛那么小，还遗传了我。每每这时，父亲满脸皱纹都会舒展开，就像盛开的菊花瓣，每根褶皱里都洋溢着笑意。

园中，大树依旧，木椅依旧，落叶依旧，只是，没有父亲的身影。一阵秋风突起，黄叶漫卷，铺天盖地，窸窸窣窣的声音犹如天籁，在风中轻吟浅唱，欲语还休。我仰望，让心随着落叶一起流浪，分明听到了那叶脉中流动的声音，充满了留恋与不舍。多少繁花似锦，终究逃不过似水流年，秋风中的落叶，总要落下，生命中的序幕，总要轮回。

文/屠凤彩

◎寻味日志——



君子菜

有些好物，是属于一部分人的，属于一份安静的人生。

夜里有点凉，想去山下小吃店吃一杯热茶。店里只有三五个人，一盘青豆萝卜干，一碗白米饭，热汤盛在一个不锈钢桶里，随便取用。

青豆与萝卜干，就像少女与老翁。萝卜干经历过时间的沉淀，黑乎乎的，咸度沉郁，香也老练。青豆则清婉，一目了然，味道单纯，有很多的可能性。这两种食材搭配，推陈出新，于萝卜干是化腐朽为神奇了。而青豆，则挺拔起来，一个寻常的食材变得不一般了。

女店主很干练，也很安静，递过一份简单的食谱。我问她，君子菜怎么做的。她说你就要这个吧。

菜上来了，就是一盘清炒苦瓜。

我问她，舍得去又是一份什么菜？

她说，你明天来尝吧。

山里的夜是宁静的，每一个山洼都装满了星星，像贴着银河，沿山路回到了宿处。

再次坐在我曾坐过的位置上时，女店主并不意外。她沏了一壶茶给我，转身便去忙了。一会儿便端上了一小锅西红柿炖豆腐，这就是菜品“舍得去”了。

店里只有一对恋人和我用餐。这对小恋人也点了君子菜。女的问店主：“怎么就叫君子菜？”

女店主很从容：“不是很苦吧？”

男的说：“还好，就是味淡了点！”

女店主微微一笑，送给我们各一小碟青豆萝卜干。

“舍得去”亦很清淡，女店主说：“时间充足的话，温火炖一小时更好！”

小姑娘又问女店主，一盘苦瓜怎么叫君子菜。

女店主说：“不苦别人，只苦自己，这就叫君子菜。”

小姑娘很诧异，叫了一声：“就这么回事呀！”

女店主将盘盏收拾尽了，问我：“不好吃也不必后悔吧。”

我还没有回答她，她却自己笑了：“貌似浑不吝，不过江湖名，小生意策略而已！”

吃过上山，一回头，小店已没在一片烟火中，我想寻出它来，遍寻不定。天气降温，却未觉得冷，一步步向山上走，头顶的星星一阵比一阵稠起来。文/王健中